

中國文學精華

注音

王介甫曾子固文

茅鹿門選本

注音

王介甫文

揭要

介甫有高於千古之才，有博於千古之識，其文洋洋灑灑，根本經術，而渾然泯然，輒能遺其跡而取其神。世之論其文者，僅以幽遠之意，峭刻之筆目之，所謂見其表而不見其裏，知其委而不知其源也。

小傳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通判舒州。歐陽修薦爲諫官，辭，復言於朝，用爲羣牧判官，請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爲度支判官；俄直集賢院，遂知制誥。神宗卽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農田水

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引用奸佞，天下騷然矣。三年十二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八年二月，復拜相，加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子雱死，請解幾務。上漸厭之，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明年，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贈太傅。

注音
王介甫文

目錄

周禮義序·····	一	祭王回深甫文·····	三七
書義序·····	二	祭高師雄主簿文·····	三七
詩義序·····	三	祭曾博士易占文·····	三八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四	祭李省副文·····	三九
答韶州張殿丞書·····	三〇	祭周幾道文·····	四〇
答司馬諫議書·····	三一	祭束向原道文·····	四〇
祭范潁州文·····	二三	祭張安國檢正文·····	四一
祭歐陽文忠公文·····	二五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四二
祭丁元珍學士文·····	二六	王深父墓誌銘·····	四四

建安章君墓誌銘·····	四六	曾公夫人萬年縣太君黃氏墓誌	
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四八	銘·····	六三
臨川王君墓誌銘·····	五〇	僊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六四
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五二	慈谿縣學記·····	六六
金溪吳君墓誌銘·····	五五	芝閣記·····	六九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五六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七〇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六〇	遊褒禪山記·····	七二

注音

王介甫文

茅鹿門先生選本

周禮義序

周禮周公居攝後作而未及實行者，秦火後，漢河間獻王得諸山巖屋壁中。東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閱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初音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

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

位，有馮同有翼，晉臺不倦，心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冒昧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周官】周禮詳設官之制。

【臺臺】勉也。

【二十二卷】周禮今本四十二卷，茲云二十二卷，或係安石新義另編之卷數。

書義序

熙寧二年，臣某以尙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切郎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

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音貌茲榮也，祇所以爲愧也。歟！謹序。

【尚書入侍二句】神宗卽位，召安石爲翰林學士，兼侍講，二年，遂參知政事。此尚書，乃書名。【雋】字元澤，受詔註詩，書義，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尋遷龍圖閣直學士，早卒。【班】頌行也。【遭漢句】漢初，濟南伏生口授書二十八篇，號今文尚書。後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壁中得竹簡尚書，合以今文，多三十一篇，號古文尚書。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共二十卷。【天縱】縱，學也不可限量也。【淵懿】深美也。【眇】微也。

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旣使臣雋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

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

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通音外行恂恂；音荀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旣自得之，又命

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燭音火焉，豈足以賡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械音樸之作人，以壽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鄒切琢其章，續作管切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尙庶幾及見之。謹序。

【放】仿效也。

【賜】姓端木，字子貢。

【商】姓卜，字子夏。

【有得於一言兩句】賜問貧富，而悟切磋琢磨，商問素糲，而知

禮後，孔子俱褒之。

【泯泯紛紛】泯泯，猶茫茫。紛紛，亂貌。

【神罔句】惛，痛也。見《詩大雅》。

【恂】信也。

【日就月將二

句】將，行也。緝，繼續也。熙，光明也。見《詩周頌》。

【燭火】熒熒然小火也。《莊子》：日月明矣，而燭火不熄。

【代匱】《左傳》：凡百君子，莫不代匱。匱，乏也。

【械樸】《大雅》：篇名。械，白桺也。樸，相樸。屬而叢生者。按樸屬附蒼堅固也。

【作人】言文王之培養人才。

【追琢其章】即械樸末章語。見《詩大雅》。追，雕也。言雕琢之使成文。喻文王之政。

【續】繼也。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嘉祐三年，安石爲度支判官，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上萬言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處其中，幸甚！

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想止認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

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

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

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旨，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

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免置晉之人，猶莫不好德，免置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

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材，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於彼新田，於此舊詩興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

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

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

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旣於父母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成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

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

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偏屬於一人，而

使之於一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

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六音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尙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

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皋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

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主，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

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惟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

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

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

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强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閒，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閒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旣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

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認認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陳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陳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

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廩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出。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

爲小人。惟中人不然，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制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資產，以負貪污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儉情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旣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爲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

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閭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同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議者，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各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

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

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爲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

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

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閒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取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巖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

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切子計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閒，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

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音而爲姦；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

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音漬疾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

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人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又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

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

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閒，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無音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閒，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旣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弈碁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

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促同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爲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爲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

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

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

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

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

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不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勑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使其勑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勑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以匹夫游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衙音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爲不如是，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

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創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

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旣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爲迂濶。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閒，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正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

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耳。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閒，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

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騫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懽懽懽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蒙恩備使二句】時安石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爲度支判官。

【懽懽】懽貌。

【懽】懽譯也。

【豈弟】和易也。

【遐不作人】作起人才，不遺遐遠。

【置】兔網也。此詩言獲兔之人，猶知好德。

【奉璋二句】見詩大雅，刻上爲圭，半圭爲璋。

【瑋士、俊士也。瑋，峻貌。

【周王二句】周王，文王也。遷，往也。二千五百人爲師。及，與也。

【夷厲】夷名，厲名。

【賴】

徑也。【不庭】不貢獻也。【芭】菜名。【菑】田一歲爲菑。【鄉黨】五家爲鄉，五鄉爲里，五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銖】十黍爲銖，十銖爲兩，又二十四銖爲兩。【王制】（禮記）篇名，變證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皮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按不帥教屏棄遠方，終身不齒等，亦見王制。【酒誥】（書）篇名，此武王告誡殷人之詞。【抵冒】猶抵觸也。（漢書）民人抵冒。【庠序】學名，殷曰序，周曰庠。【賢能】（周禮）三年大比，鄉大夫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醜】類也。【后稷】舜官，周棄任之，主勸農。【共工】官名，舜時睡作共工，理百工事。【繆】辱也。【四凶】謂共工、驩兜、三苗、鯀也。（書）舜典：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六官】（周禮）有五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之職。【六軍】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天子六軍。【比閭族黨】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卒伍師旅】五人爲伍，百人爲卒，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侵牟】奪也。【縣官】天子也。見（漢書）。【元元】民也。【茂才異等賢良方正】兩科始於漢，漢由選舉，宋兼考試耳。【雕蟲篆刻】（法言）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九經五經】九經，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穀梁、易、詩、書、春秋。五經，易、詩、書、春秋、禮。【學統】唐制明經取士，有五經三經二經，有學究一經。【明法】明法律也。【怵】誘也。【國雖靡止七句】靡止，小也。靡盬，無法也。人有聖者，否者，明哲者，謀畫者，敬恭者，有治理者。泉流甚清，無牽率而沈溺于溺敗也。【張角】東漢末鉅鹿人，自稱天公將軍，傳教療病，因以作亂，皇車驚平之。【黃巢起兵反】巢唐末冤句人，僭號大齊。【晉武】名炎，纂魏後，只知淫樂，臣尙清談，其後致五胡之亂。【中國列於夷狄者句】晉東遷後，五胡及拓跋魏，占據其北，遂成南北朝，至隋始統一。【憧憧】意不定也。【正觀】即貞觀。【封德彝】名倫，魏州博陵人，官至右僕射。【魏文正】名微，以諫得名，封鄴公。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答韶州張殿丞書

張殿丞，名師範，開封襄邑人，去華子。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頌，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
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
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
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尙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尙能記
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旣不得
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斃厚矣，尙何以自
立於天地之間邪？

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
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
可考據。後旣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俊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

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否；尙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鑒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閒，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閒邪？善旣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惟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

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先君】安石父益，部官員外郎。

【韶州】治今廣東曲江縣。

【憂】罪也。（左宣）親憂而動。

【以身死職】（左襄）齊崔杼

執莊公，太史書之，爲崔子所殺，其弟嗣書，又殺之。

答司馬諫議書

司馬諫議，名亮，字君實，夏縣人，寶元進士。

答韶州張殿丞書 答司馬諫議書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親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

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爲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

至

【議事不合】安石嘗謂始終以爲新法不可行者，司馬君實也。

【王】侯也。

【盤庚】祖丁之子。（尙書）盤庚五遷，將治，啓

民胥怨，作盤庚三篇。

祭范穎州文

范穎州，即范文正公，知常州，病甚，語穎州，未至而卒。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姦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曾秋曾，以節相侈。

公之在貶，愈勇爲忠。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醴想里河

江，以灌尋尺。宿賊同賊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絃歌，慕來千里。溝

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獠制音狂，敢齟欺音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

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夷音}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既其無爲，飲酒笑歌，百城宴眠，吏士委蛇。^{讀作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於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冗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儉^同勉強，彼闕^{過音}不遂，歸侍帝側，卒屏於外，身屯道塞。謂宜耆^音老，尙有以爲。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

自公之貴，廩庫逾空，和其色辭，傲訐以容。化於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弊^{題音}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堙^音於深？孰鏤^{讀如}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洟^音馳辭，以贊^音醪羞。

【明肅句】仁宗初年，莊獻明肅劉太后聽政，仲淹勸明肅盡母道，明肅聽，惟勸仁宗盡子道。
【瑤華句】仁宗郭皇后廢，出居瑤宮，仲淹率陳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
【獨繼其私六句】時相呂夷簡引用多私，仲淹上百官圖，指其若此爲序，遷

若此爲不次，由是忤衷簡意，謂知饒州。余靖上書救之，尹洙爲訟冤，願同貶，歐陽修移書責高若詔不諫，三人均同貶。【會會】堆也。【三州】謂饒州、潤州、越州。【醜】分也。【獼】狂犬。【齡】賢也，謂傷害之也。【瘡痍】皮膚因傷而裂者。【闕】遺也。【考】老也。【綈】粗厚絨物。【堙】填也。【鍤】刻也。【醜羞】酒爵也。

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冥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姑回音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

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音區雖屯遘，張連切困躓，音至

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

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歎歔；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

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屯適】難行貌。

【躓】顛也。

【箕山潁水】

箕山在河南登封縣東，潁水源出縣東陽乾山，許由隱於此。

祭丁元珍學士文

元珍，名寶臣，管陵人。

我初閉門，屈首書詩，一出涉世，茫無所知。援挈覆護，免於阽危，音雖同培浸灌，使有華滋，微吾元珍，我殆弗殖！如何棄我，隕命一昔！以忠出恕，以信行仁，至於

白首，困厄窮屯，又從擠子計切之，使以墮死。豈伊人尤天實爲此！

有磐彼石，可誌於丘，雖不屬我，我其徂求。請著君德，銘之九幽，以馳我哀，不在醪羞。

【附】近逢欲墜之意。【昔】昔、夜也。（左哀）爲一昔之期。【磐】大也。【徂】往也。

祭王回深甫文

回字深甫，福州侯官人。

嗟嗟深甫！真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乎？維吾昔日，執子之才，歸言子之所爲，實受命於吾母，曰：『如此人，乃可與友。』吾母知子，過於予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

嗚呼天乎！既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卽死，吾何能久搏搏音博胸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爲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尙知否？

祭高師雄主簿文

祭丁元珍學士文 祭王回深甫文 祭高師雄主簿文

我始寄此，與君往還，於時康定、慶曆之閒。愛我勤我，急我所難。日月一世，疾於跳丸。南北幾時，相見悲歡。去歲憂除，追尋陳迹。淮水之上，冶城之側，握手笑語，有如一昔。屈指數日，待君歸舲。零音安知彌年？乃見哭庭！

維君家行，可謂修飭。如其智能，亦豈多得？垂老一命，終於遠域。豈唯故人，所爲嘆息！撫棺一奠，以告心惻！尙饗！

【康定、慶曆】並仁宗年號。

【冶城】在今江寧縣北。（金陵記）即今朝天宮。

【舲】小船有窗牖者。【彌年】終年也。

祭曾博士易占文

易占，致謫子，撫州南豐人。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卒困以天，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爲誰？公之閭里，宗親黨友，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厄孔多。

地大天穹，

丘弓切

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谷圯。

否音

人居其閒，萬物一偏，固有

窮通，世數之然。至其壽夭，尙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蜨音稅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唯其不見生者之悲。

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觴。

【穹】高也，大也。

【圯】毀也。

【蜨】蛭蟬所脫皮，人之脫去此身似之。

【以生易死二句】寧食死，而惡生勞。

祭李省副文

嗚呼！君謂死者，必先氣索而神零。孰謂君氣足以薄雲漢兮，神昭晰乎日星，而忽隕背乎，不能保百年之康寧？惟君別我，往祠太乙，笑言從容，愈於平日。既至卽事，升降孔秩，歸鞍在途，不返其室。計聞士夫，環視太息，矧我於君，情何可極！具茲醪羞，以告哀惻。尙饗！

【太乙】北辰神名，宋有東太乙，西太乙，中太乙各祠。

祭周幾道文

初我見君，皆童而幘，資音意氣豪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視，隱憂困窮，貌則侔年

心類如翁。俛仰悲歡，超然一世，皓髮皤皤，皤音分當先弊。孰知君子，計我稱孤，發

封涕洟，舉屋驚呼。行與世乖，惟君繼造音綖，綖音弔禍問疾，書猶在眼。序銘於石，以報

德音，設辭雖褊，褊音義不愧心。君實愛我，祭其如歆！

【幘】絹髮之巾。【皤皤】皤，黑而黃也。皤，面也。【歆】享也。

祭束向原道文

嗚呼束君！其信然邪？奚仇友朋？奚怨室家？堂堂去之，我始疑嗟。惟昔見君，田
子之自。我欲疾走，哭諸田氏。吾縻不赴，田疾不知。今乃獨哭，誰同我悲？

始君求仕，士莫敢匹。洪洪其聲，碩碩其實。霜落之林，豪鷹儔鸚，諸切萬鳥避

逃，直摩蒼天。躡焉僅仕，后愈以困，洗藏銷塞，動輒失分。如羈駿馬，以駕柴車，側身墮首，與蹇同芻。命又不祥，不能中壽。百不一出，孰知其有？

能知君者，世孰予多？學則同游，仕則同科。出作揚官，君實其鄉，傾心倒肝，迹斥形忘。君於壽食，我飲鄆銀音水，豈無此朋？念不去彼。

既來自東，乃臨君喪，闕秘音闕陰宮，梗野榛荒。東門之行，不幾日月，孰云於今，萬世之別？嗟屯怨窮，閔命不長，世人皆然，君子則亡！予其何言？君尙有知，具此酒食，以陳我悲。

也。
【廉】羅也。【鵲】鷲鳥，似鵲。【蹇】蹇馬。【壽】安徽壽縣。【鄆】安石曾爲浙江鄆縣令。【闕】闕也，深也。【陰宮】墓也。

祭張安國檢正文

嗚呼！善之不必福，其已久矣！豈今於君，始悼歎其如此？自君喪除，知必顧予，

怪久不至，豈其病歟？今也君弟哭而來赴，天不姑釋一士，以爲予助，何生之艱，而死之遽？

君始從我，與吾兒遊，言動視聽，正而不偷。樂於飢寒，惟道之謀。既據緣去聲，司法，議爭讞音孽，失中書大理，再爲君屈。遂升宰屬，能撓強倔，梁勿切辨正獄訟，又常精出。豈君刑名，爲獨窮深？直諒明清，靡所不任。人忸音挑莫知，乃惻我心！君仁至矣，勇施而忘己；君孝至矣，孺慕以至死！能人所難，可謂君子。

嗚呼！吾兒逝矣！君又隨之！我留在世，其與幾時？酒食之哀，侑以言辭。

【吾兒】安石子，早死。

【讞】平議罪獄曰讞。

【中書大理】中書省，掌進擬庶務，宣奉命令。大理寺，掌折獄詳刑鞠讞之事。

【倔】猶強也。【忸】慙也。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

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洛音不羈，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世大
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
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
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
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

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讎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
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咀音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覲時俯仰，以赴勢物之
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辨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
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

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
夫人李氏，子男瓊，姑回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
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令陶舜元銘曰：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泰州海陵】今江蘇泰縣。

【元】字子春，慶曆中，擢江

淮制置發運判官，在江淮十三年，以聚斂剝削爲能，急於進取，多聚珍奇，

以路遣京師權貴，遷郎中，歷知揚、越、秦三州卒。

【鄭文肅公】名轍，字天休，蘇州吳縣人。

【齟齬】意見不合。

【眞州】治今

江蘇儀徵縣。

【秦興】今江蘇泰興縣。

王深父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眞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

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材，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

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尙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眞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尙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旣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

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爲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尙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眞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尙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

嗚呼深父！維德之仔_{子晉}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尙反，歸形此土。

【孟軻之聖三句】_{孟子}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揚

雄句】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故作法言。【侯芭】_{鉅鹿人，當從韓居，受其太玄法言。}【光州固始】今

河南固始縣。【福州侯官】今福建侯官縣。【潁州汝陰】今安徽阜陽縣。【亳州衛真】今河南鹿邑縣。【陳州南

頓】故城在今河南項城縣北。【仔肩】發言責任。詩：佛時仔肩。

建安章君墓誌銘

君諱友直，姓章氏。少則卓越自放，不羈，不肯求選舉，然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其族人郇_音公爲宰相，欲奏而官之，非其好，不就也。自江淮之上，海嶺之閒，以至京師，無不游。將相大人豪傑之士，以至閭巷庸人小子，皆與之交際，未嘗有所忤，莫不得其歡心。卒_{粹同}然，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能見其喜愠_音，視其心，若不知富貴貧賤之可以擇而取也，頽然而已矣。昔列禦寇、莊周，當文、武末世，哀天下之

士沈於得喪，法陷於毀譽，離性命之情，而自託於人僞，以爭須臾之欲，故其所稱述，多所謂天之君子，若君者似之矣。

君讀書通大指，尤善相人，然諱其術，不多爲人道之。知音樂、書、畫、弈棋，皆以知名於一時。皇祐中，近臣言君文章、善篆，有旨召試，君辭焉。於是太學篆石經，又言君善篆，與李斯陽冰源音相上下，又召君，君卽往。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不就也。嘉祐七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於京師，年五十七。娶辛氏，生二男，存孺爲進士。五女子，其長嫁常州晉陵縣主簿侍其璫，受音早卒；璫又娶其中女。次適歙州祁門縣令黃元。二人未嫁。君家建安者五世，其先則豫章人也。君曾祖考諱某，仕江南李氏，爲建州軍事推官。祖考諱某，皇著作佐郎，贈工部尚書。考諱某，京兆府節度判官。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潤州丹陽縣金山之東園。銘曰：

弗績胡對弗雕，弗趾金同以爲高。俯以狎於野，仰以游於朝。中則有實，視銘其昭。

【郇公】章得象，字希言，以司空致仕，封郇國公。
【列禦寇】戰國鄭人，學本黃老，著《列子》一書，多寓言。
【莊周】戰國楚蒙人，學宗老子，著書十餘萬言，皆寓言。
【李斯】楚上蔡人，相秦始皇，變倉頡文爲小篆。秦世勒石之作，多出於斯。
【陽冰】姓李，字少溫，唐趙郡人。善篆書，自謂倉頡後身，時謂之筆虎。
【歙州祁門】均今屬安徽省之縣名。
【建安】今福建建甌縣。
【豫章】郡名，治今江西南昌縣。
【建州】治建安。
【京兆府】亦曰永興軍，治今陝西長安縣，領縣十三。
【潤州丹陽】今江蘇丹陽縣。
【金山】在鎮江縣西北，又名伏牛山。

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祕閣校理，新差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陵丁君卒。臨川王某曰：『噫！吾僚也！方吾少時，輔我以仁義者。』乃發哭弔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三日，君壻以狀至，乃敘銘赴其葬。敘曰：

君諱寶臣，字元珍，少與其兄宗臣，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爲二丁。景祐中，皆以進士起家。君爲峽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游，相好也。又爲淮南節度掌書記，

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也，猜信音而專，吏莫敢議；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爲杭州觀察判官，用舉者，兼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允，知越州剡。縣炎上蓋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弊興利甚衆，人至今言之。於是再遷爲太常博士，移知端州。儂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然卒不勝，乃與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坐免一官，徙黃州。會恩，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解舉者，遷博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剡，越人滋以君爲循吏也。英宗卽位，以尙書屯田員外郎編校祕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

君質直自守，接上下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故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爲之喜。居無何，御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以咎言者謂爲不宜。夫歐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戰虎狼百倍之賊，議今之法，則獨可守死爾。論古之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操法以責士，則君之流離窮困，幾至老死，尙以得罪於言者，亦其理也。

君以治平三年，待闕於常州，於是再遷尙書司封員外郎。以四年四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四十卷。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於武進縣懷德北鄉郭莊之原。

君曾祖諱輝，祖諱諒，皆弗仕。考諱柬之，贈尙書工部侍郎。夫人饒氏，封晉陵縣君。前死，子男隅，太廟齋郎，除隋，爲進士，其季恩兒尙幼。女嫁祕書省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同縣胡宗愈，其季未嫁，嫁胡氏者，亦又死矣。銘曰：

文於辭爲達，行於德爲充，道於古爲可，命於今爲窮。嗚呼已矣！卜此新宮。

【永州】治今湖南零陵縣。

【僚】同官爲僚。

【峽州】治今湖北宜昌縣。

【廬陵】今江西吉安縣。

【杭州】治今浙江杭州。

縣。【越州剡縣】今嵊縣，屬浙江省。

【流】五刑之一，安置遠方也。

【端州】治今廣東高要縣。

【黃州】治今湖北黃岡。

縣。【湖州】治今浙江吳興縣。

【越州諸暨】今諸暨縣，屬浙江省。

【常州】治今江蘇武進縣。

臨川王君墓誌銘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爲始，而能竭

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悲愉樂，不主於己，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飲食玩好之物，苟可以愜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瘁，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及，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憚其意之所欲爲。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爲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

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閨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詘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爲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爲，則由外至者，吾無意於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爲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

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尙幼。其葬也，以至和四年，祔於眞州。

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之兆。爲銘，銘曰：

天孰爲之窮孰爲之爲吾能爲已矣無悲！

【據】快也，足也。【庠序】鄉學名，殷曰序，周曰庠。【至和】仁宗年號。【銅山】在今江蘇儀徵縣西北，宋屬真州揚子縣。

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按王銍所撰歐陽文忠公履歷中爲諫官，銳意言事，大忤權貴，除修起居

注知制誥。未幾，以龍圖閣直學士，爲河北都運，令內侍供奉官王昭明同往，相度河事。公言侍從出使故事，無內臣同行之理，

臣實恥之，朝廷從之。會公甥張氏幼孤，鞠育於家，嫁姪晟，與僕陳諫犯姦事發，轉於開封府右軍巡院。張懼罪圖自解免，語引

及公，軍巡判官著作佐郎孫揆止勸張與陳通事，不復校姦。宰相聞之怒，再命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勸之。又差王

昭明者監勸，蓋以公前事，欲令釋憾也。昭明至獄，見安世所勘案牘，駭曰：昭明在官家左右，無三日不說歐陽修，今省判所勘，

乃迎合宰相意，加以大惡，異日昭明喫劍不得。安世聞之大懼，竟不易探所勘，但劾歐公用張氏資買田產立戶事奏之。宰相

大怒，公既降知制誥，知諫州，而安世坐牒三司取錄問人吏不開奏，降殿中丞泰州監稅，昭明降奉春監稅。其後王荆公爲蘇

安世埋銘，盛稱能固此獄。而世殊不知撥守之於前，昭明主之於後，使安世不能變改迎合也，則二人可謂奇士矣。

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修，以言事切直，爲權貴

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奸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

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修者，爲惡言，欲傾修。銳甚，天

下涵

許拱切

必修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修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

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紕使爲殿中丞，秦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修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爲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旣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強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矣！

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儀渭。於是延州還者千人，至陝，聞再戍，大恐，卽譴聚謀爲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間，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亦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爲兵，敢亡者死。旣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而君輒縱去，言上曰：

「令民以死者，爲事不集也。事集矣，而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聚而爲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爲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爲之輸，歲弊大家數十，君悉鉤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爲里正，自蘇君始也。

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於京師，今爲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帥同府副率。大考諱繼，殿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爲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張氏，爲清河縣君。子四人：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松，音普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尙幼。君旣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都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安石，爲銘曰：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亢亢蘇君，不圖其方，不晦其明，君

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懟？陰晉誰慍？祇天之役，日月有丘。其下冥冥，昭君無窮。安石之銘。

【信都】漢郡名，今河北冀縣西北，有信都故城。按歐陽氏之先，有居冀州者。【武功】今陝西武功縣。【中貴人】王昭明也。

【權貴人】當時宰相韋得象、賈昌朝、陳執中。【涵涵】衆諛也。【秦州】治今江蘇秦縣。【陝府】陝州，治今河南陝縣。府

州，治今陝西府谷縣。【葛懷敏】真定人。陝西用兵，爲經原路兼招討經略安撫副使。慶曆二年，元昊寇鎮戎軍，懷敏入保定川砦，敵

毀板橋，斷其歸路，懷敏至長城，路已斷，敵周圍之，遂與諸將皆遇害。【儀渭】儀州，治今甘肅華亭縣。渭州，治今甘肅平涼縣。

【延州】治今陝西膚施縣。【坊州】治今陝西中部縣。【磨勘】猶考績也。《揮塵後錄》：唐制，郊祀行慶，止進勳階，五代肆赦，例

遷官秩，本朝因之。孫何耿望言其非制，定三年磨勘進秩之法。【南陽】今河南南陽縣。【清河】今河北清河縣。【永州】治

今湖南零陵縣。【會稽】今浙江紹興縣。【單州魚臺】今魚臺縣，屬山東。單州，宋屬京西路。【江山】今浙江江山縣。

【四極】《爾雅》：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郿國，南至於濮鈺，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亢亢】無所卑屈之貌。【祇天之役】猶言

任天而行。

金溪吳君墓誌銘

君和易罕言，外如其中，言未嘗極人過失；至論前世善惡，其國家存亡治亂，

成敗所由，甚可聽也。嘗所讀書甚衆，尤好古而學其辭，其辭又能盡其議論。年四十三，四以進士試於有司，而卒困於無所就。其葬也，以皇祐六年某月日，撫州之金溪縣歸德鄉石廩之原。在其舍南五里。當是時，君母夫人既老，而子世隆世範皆尚幼，三女子，其一卒，其二未嫁云。

嗚呼！以君之有，與夫世之貴富而名聞天下者計焉，其獨歎彼耶？然而不得祿以行其意，以祭以養，以遺其子孫以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學者將以盡其性，盡性而命可知也；知命矣，於君之不得意，其又何悲耶？銘曰：

蕃君名，字彥弼，氏吳。其先自姬出，以儒家起世冕黻，獨成之難幽以折。厥銘維甥訂君實。

【皇祐】仁宗年號。

【撫州金溪】今江西金溪縣。

【吳自姬出】秦伯始封於吳，其後因以爲氏。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上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爲市，而利用悍強不遜，內外憚之。嘗爲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閣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

公諱道輔，字厚濟。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僊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

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兗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絀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爲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

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復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爲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爲，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洵，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爲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

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

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禍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卽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銘曰：

展也孔公，惟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輟。如優權強所忌，讒詔所讎，考終厥

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爲識同誌諸幽。

【郿州】治今山東東平縣。

【天聖寶元】並仁宗年號。

【明肅太后】真宗后劉氏。

【曹利用】字用之，趙州寧晉人，章

獻后臨朝，中人黃威軒輕爲禍，凡內降恩，利用力持不與，左右多怨，爲內侍所構，貶房州安置，自經死。

【羅崇勳】閬中人，得罪太

后，使利用戒飭之，利用去其冠履，詬斥良久，崇勳由是恨之。

【引諫官御史句】

道輔率諫官孫祖繼、范仲淹、宋郊、劉渙、御史將

盛、郭勳、楊階、馬拯、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細廢，願賜對盡所言。宰相呂夷簡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於

是道輔知泰州。【厚濟】按宋史字原魯，初名延魯。

【寧州】治今甘肅寧縣。

【兗州】遷源，今山東曲阜縣。

【許】

州名。治今河南許昌縣。

【徐】州名。治今江蘇銅山縣。

【袁】州名。治今山東滋陽縣。

【秦】州名。治今江蘇秦縣。

【公爲】

大臣道地。道輔受詔賜馮士元獄，事連參知政事程琳，宰相張士樞素惡琳，而疾道輔不附己，將逐之，蔡帝有不悅琳意，即謂道輔

上顧程公厚，今爲小人所誣，見上爲辨之。道輔入對，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果怒，以道輔朋黨大臣，出知鄆州。【滑州】韋城驛，在

今河南滑縣東南。道輔知爲士樞所賣，頗憤愧，時大寒上道，行至韋城，發病卒。

【詔追復郭后位號】后於景祐元年，出居瑤華

宮，賜璽金庭教主冲靜元師。後帝頗念之，嘗密令召入，屬小疾，闕文應扶醫診視，數日暴薨，上深悼之，追復皇后，而停謚册廟廟之禮。

【宗翰】字周翰，官至刑部侍郎，以實文閣待制知徐州，未拜而卒。【嘉祐】仁宗年號。【真武像】真武，即玄武，北方之神，（雲

麓漫鈔）祥符間避聖祖諱，始改爲真武。【穽】土陷也，此作洞穴解。【展】誠也。（詩）展如之人兮。【駟】車前曲木上鈎衡者，

大車謂之轅，兵車田車乘車謂之轡。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馬君諱遵，字仲塗，世家饒州之樂平。舉進士，自禮部至於廷書，其等皆第一。守祕書省校書郎，知洪州之奉新縣，移知康州。當是時，天子更置大臣，欲有所爲，求才能之士，以察諸路。而君自大理寺丞，除太子中允，福建路轉運判官，以憂不

赴憂除知開封縣爲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判官，於是君爲太常博士，朝廷方尊寵其使事以監六路，乃以君爲監察御史，又以爲殿中侍御史，遂爲副使；已而還之臺，以爲言事御史，至則彈宰相之爲不法者，宰相用此罷，而君亦以此出知宣州。至宣州一日，移京東路轉運使，又還臺爲右司諫，知諫院，又爲尙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流內銓。數言時政，多聽用。始君讀書，卽以文辭辯麗稱天下；及出仕，所至號爲辦治，論議條鬯，人反覆之而不能窮。平居頽然，若與人無所諧，及遇事有所建，則必得其所守。開封常以權豪請託不可治，客至有所請，君輒善遇之，無所拒，客退，視其事，一斷以法。居久之，人知君之不可以私屬也，縣遂無事。及爲諫官御史，又能如此，於是士大夫歎曰：馬君之智，蓋能時其柔剛以有爲也。

嘉祐二年，君以疾求罷職以出，至五六，乃以爲尙書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猶不許其出。某月某甲子，君卒，年四十七。天子以其子某官某爲某官，又官其兄

子持國某官。夫人某縣君鄭氏。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信州之弋陽縣歸仁鄉襄沙之原。

君故與予善，予嘗愛其智略，以爲今士大夫，多不能如，惜其不得盡用，亦其不幸。早世，不終於貴富也。然世方懲尙賢任智之弊，而操成法以一天下之士，則君雖壽考，且終於貴富，其所畜亦豈能盡用哉！嗚呼！可悲也已！旣葬，夫人與其家人謀，而使持國來以請曰：願有紀也！使君爲死而不朽，乃爲之論次，而繫之以辭曰：

歸以才能兮，又予以時。投之遠塗兮，使驟而馳。前無禦者兮，後有推之。忽稅不駕兮，其然奚爲？哀哀煢婦兮，孰慰其思？墓門有石兮，書以余辭。

【饒州樂平】今江西樂平縣。

【洪州奉新】今江西奉新縣。

【康州】治今廣東高要縣。

【開封】今河南開封縣。

【彈宰相句】遵與呂景初吳中復奏彈梁適與劉宗孟連姻，而宗孟與龔州富人共商販，下開封府劾治，不實，皆坐謫。

【宜州】

治今安徽宣城縣。

【信州弋陽】今弋陽縣，屬江西省。

曾公夫人萬年縣太君黃氏墓誌銘

夫人江寧黃氏，兼侍御史知永安場諱某之子，南豐曾氏贈尚書水部員外郎諱某之婦，贈諫議大夫諱某之妻。凡受縣君封者四：蕭山、江夏、遂昌、雒陽。受縣太君封者二：會稽、萬年。男子四，女子三。以慶曆四年某月日，卒於撫州，壽九十有二。明年某月，葬於南豐之某地。

夫人十四歲無母，事永安府君至孝，修家事有法。二十三歲歸曾氏，不及舅水部府君之養，以事永安之孝，事姑陳留縣君，以治父母之家，治夫家，事姑之黨，稱其所以事姑之禮。事夫與夫之黨，若嚴上然。眎視同子慈，眎子之黨若子然。每自戒不處白人善否，有問之，曰：『順爲正，婦道也。吾勤此而已。處白人善否，靡靡然爲聰明，非婦人宜也。』以此爲女與婦，其傳而至於沒，與爲女婦時弗差也。故內外親無老幼疎近，無智不能，尊者皆愛，輩者皆附，卑者皆慕之。爲女婦在其前者，

多自歎不及，後來者皆曰可矜法也。其言色在視聽，則皆得所欲；其離別則涕洟
夷音不能捨，有疾皆憂；及喪來弔哭，皆哀有餘。於烏音戲呼音夫人之德如是，是宜有銘
者！銘曰：

女子之德，煦切呼句順愉愉。教墮弗行，婦妾乘夫。趨爲亢厲，勵同之顒音同專。愚
猗嗟夫人！維德之經。媚於族姻，柔色淑聲。其究女初，不傾不盈。誰疑不信，來監於
銘。

【永安場】（宋史）惠州河源縣，有永安場。按河源，今屬廣東省。

【南豐】今江西南豐縣。

【蕭山】今浙江蕭山縣。

【江

夏】今湖北武昌縣。

【遂昌】今浙江遂昌縣。

【萬年】今陝西長安縣。

【撫州】治今江西臨川縣。

【陳留】今河南陳留

縣。

【靡靡句】從順世俗，自矜聰明。

【愉愉】和悅貌。

【顒愚】愚之至也。

【不傾不盈】猶言不卑不亢。

僊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臨川王某曰：『俗之壞久矣，自學士大夫，多不能終其節，況女子乎？』當是

時僊居縣太君魏氏抱數歲之孤，專屋而閒居，躬爲桑麻以取衣食，窮苦困阨久矣，而無變志，卒就其子，以能有家，受封於朝，而爲里賢母。嗚呼！其可銘也，於其葬，爲序而銘焉。序曰：

魏氏其先江寧人，太君之曾祖諱某，光祿寺卿；祖諱某，池州刺史；考諱某，太子諭德，皆江南李氏時也。李氏國除，而諭德易名居中，退居常州，以太君爲賢，而選所嫁，得江陰沈君諱某，曰：此可以與吾女矣。於是時太君年十九，歸沈氏。歸十年，生兩子，而沈君以進士甲科，爲廣德軍判官以卒。太君親以詩論語孝經教兩子。兩子就外學時，數歲耳，則已能誦此三經矣。其後子迴爲進士，子遵爲殿中丞，知連州軍州。而太君年六十有四，以終於州之正寢，時皇祐二年六月庚辰也。嘉祐二年十二月庚申，兩子葬太君江陰申港之西懷仁里。於是遵爲太常博士，通判建州軍州事，而沈君贈官至太常博士。銘曰：

山朝於躋，祖籍切其下惟谷。續我博士，夫人之淑。其淑維何？博士其家。二子

翼翼，晉唐蓼附其華。切胡瓜誚誚諸孫，其實其葩。晉巴孰云其昌？其始萌芽。皇有顯報，

曰：維在後。碩大蕃衍，晉奎刳牲以告。視銘考施，夫人之效。

【遷居】今浙江遷居縣。【池州】治今安徽貴池縣。【李氏】指南唐。【江陰】今江蘇江陰縣。【廣德軍】治今安徽

廣德縣。【連州】治今廣東連縣。【申港】在江陰縣西。【建州】治今福建建甌縣。【躋】登也。（詩）南山朝躋。（傳）升雲

也。【續】繼也。【翼翼】敬也。【蓼附句】（詩）棠棣之華，鄂不韡韡。鄂，同萼，花瓣外之承瓣者。不同萼，花子之房。華，光明也，猶

輝耀之貌。【誚誚】衆多和集之貌。（詩）螽斯羽，誚誚兮。【葩】華也。【刳】割也。

慈谿縣學記

慈谿，今屬浙江鄞縣。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馘。切谷蓋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技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徧逐，以勉

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爲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塹土，如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率同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與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

今天子卽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谿之士，不得有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令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廢

曆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母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卽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爲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於此矣。

林君固賢令，而慈谿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遊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遊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井田】周制，地方一里，劃爲九區，區各百畝，形如井字，中百畝爲公田，八家皆耕百畝爲私田，公家但收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其制至戰國始壞。

【黨庠序國學】五百家爲黨，遂，郊外地，五縣爲遂，庠，序，學，皆學名。

【受成獻猷訊囚】（禮王

制）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詘告。注：受成，定兵謀也。訊，生者，誅，死而截耳者。詩曰：執訊獲醜。又曰：在頒獻猷。【釋奠】置爵於神前。（禮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菜】祭

以芹藻之屬。（禮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釋器用幣，然後釋菜。

【陵夷】頽替也。（漢書）帝王之道，日以陵夷。

【今天子】仁宗。

【杜醇】蕪湖人，號大陸先生。

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去聲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

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賜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

老，攀緣狙

音，音，音

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跡之

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閒，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卽位，謙讓不德，

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

藜藿莽之閒，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

太邱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撥入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祥符】真宗年號。【封泰山】泰山上築土爲壇以祭天，報天之功。（五經通義）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文】飾也。【芝】菌類，有青、赤、黃、白、黑、紫多種，古以爲瑞草。【狙杙】杙，一段之木。（莊子）拱把而上，求狙猴之杙者，斲之。【太邱】故

城在今河南永城縣西北。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尙書戶部員外郎呂君冲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宏音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

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鐫。切士衙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銓音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傑通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憊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先急，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

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位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三司】理財之官，即鹽鐵、度支、戶部三司。

【呂冲之】名景初，酸棗人，時官度支副使。

【李紘】字仲綱，宋州楚邱人。【楊

偕】字次公，坊州中部人。

【郭勸】字仲褒，鄆州須城人。

【阡陌】田間小路，以區界田畝者。（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黔首】（史記）秦更名民曰黔首。

遊褒禪山記

山在江蘇句容縣北六十里。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陽洞者，以其在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游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雖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尙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

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尙足以入，火尙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

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游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而不至，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竊然】暗貌。【廬陵】今江西吉安縣。【長樂】今福建長樂縣。按（宋史儒林傳）王回，侯官人。侯官，今福建侯官縣。

